

樊迟仲弓问仁

仲弓问怎样做才是仁。孔子说：“出门办事如同去接待贵宾，使唤百姓如同去进行重大的祭祀，（都要认真严肃。）自己不愿意要的，不要强加于别人；做到在诸侯的朝廷上不怨恨什么；在卿大夫的封地里也不怨恨什么。”仲弓说：“我虽然笨，也要照您的话去做。”

樊迟问什么是仁，孔子说：“爱人。”樊迟又问什么是智，孔子说：“善于识别人。”

樊迟没有想通这番话。孔子便说：“把正直的人提拔出来，使他们的地位在邪恶的人之上，这就能使邪恶的人正直起来。”

樊迟退出来，见到子夏说：“刚才我见到老师，问什么是智，老师说：‘提拔那些正直的人并使他们在邪恶的人之上，这就能使邪恶的人正直起来。’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子夏说：“这是含义多么深刻的话啊！舜有了天下，在众人中挑选了一个皋陶来任用，那些不仁的人也就远离了。汤有了天下，在众人中挑选了一个伊尹来举用，那些不仁的人也就远离了。”

樊迟问怎样行仁。孔子说：“在家能恭敬规矩，办事能认真谨慎，对人能忠实诚恳。虽然到了夷狄，这三种德行也是不可放弃的。”

齐桓晋文之事

①齐宣王问（孟子）说：“齐桓公、晋文公（称霸）的事，（我）可以听听吗？”

孟子回答说：“孔子的弟子之中没有讲述齐桓公、晋文公的事情的人，因此后世失传了。我没有听说过这事。

（如果）不能不说，那么还是说说行王道的事吧！”

②（齐宣王）说：“要有什么样的德行，才可以称王于天下呢？”

（孟子）说：“使人民安定才能称王，没有人可以抵御他。”

（齐宣王）说：“像我这样的人，能够安抚百姓吗？”

（孟子）说：“可以。”

（齐宣王）说：“从哪知道我可以呢？”

（孟子）说：“我听胡龔说（我从胡龔那听说）：‘您坐在大殿上，有个人牵牛从殿下走过。您看见这个人，问道：‘牛（牵）到哪里去？’（那人）回答说：‘准备用它来祭钟。’您说：‘放了它！我不忍看到它那恐惧战栗的样子，这样没有罪过却走向死地。’（那人问）道：‘既然这样那么，废弃祭钟的仪式吗？’你说：‘怎么可以废除呢？用羊来换它吧。’”不知道有没有这件事？”

（齐宣王）说：“有这事。”

（孟子）说：“这样的心就足以称王于天下了。百姓都认为大王吝啬。我诚然知道您是于心不忍。”

③（齐宣王）说：“是的。的确有这样（对我误解）的百姓。齐国虽然土地狭小，我怎么至于吝啬一头牛？就是不忍看它那恐惧战栗的样子，这样无罪却走向死地，因此用羊去换它。”（孟子）说：“您不要对百姓认为您是吝啬的感到奇怪。以小换大，他们怎么知道您的想法呢？您如果痛惜它无罪却走向死地，那么牛和羊又有什么区别呢？”

④齐宣王笑着说：“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想法呢？（我也说不清楚），我（的确）不是吝啬钱财而以羊换掉牛的，

（这么看来）老百姓说我吝啬是理所应当的了。”（孟子）说：“没有关系，这是体现了仁爱之道，（原因在于您）看到了牛而没看到羊。有道德的人对于飞禽走兽：看见它活着，便不忍心看它死；听到它（哀鸣）的声音，便不忍心吃它的肉。因此君子不接近厨房。”

⑤齐宣王高兴了，说：“《诗经》说：‘别人有什么心思，我能揣测到。’——说的就是先生您这样的人啊。我这样做了，回头再去想它，却想不出是为什么。先生您说的这些，对于我的心真是有所触动啊！这种心之所以符合王道的原因，是什么呢？”（孟子）说：“（假如）有人报告大王说：‘我的力气足以举起三千斤，却不能够举起一根羽毛；（我的）眼力足以看清鸟兽秋天新生细毛的末梢，却看不到整车的柴草。’那么，大王您相信吗？”（齐宣王）说：“不相信。”“如今您的恩德足以推及禽兽，而老百姓却得不到您的功德，却是为什么呢？这样看来，举不起一根羽毛，是不用力气的缘故；看不见整车的柴草，是不用目力的缘故；老百姓没有受到保护，是不肯布施恩德的缘故。所以，大王您不能以王道统一天下，是不肯干，而不是不能干。”

⑥（齐宣王）说：“不肯干与不能干在表现上怎样区别？”

⑦（孟子）说：“（用胳膊）挟着泰山去跳过渤海，告诉别人说：‘我做不到。’这确实是做不到。为长辈弯腰作揖，告诉别人说：‘我做不到。’这是不肯做，而不是不能做。大王所以不能统一天下，不属于（用胳膊）挟泰山去跳过渤海这一类的事；大王不能统一天下，属于对长辈弯腰作揖一类的事。尊敬自己的老人，进而推广到尊敬别人家的老人；爱护自己的孩子，进而推广到爱护别人家的孩子。（照此理去做）要统一天下如同在手掌上转动东西那么容易了。《诗经》说：‘（做国君的）给自己的妻子作好榜样，推广到兄弟，进而治理好一家一国。’——说的就是把这样的心推广到他人身上罢了。所以，推广恩德足以安抚四海百姓，不推广恩德连妻子儿女都安抚不了。古代圣人大大超过别人的原因，没别的，善于推广他们的好行为罢了。如今（您的）恩德足以推广到禽兽身上，老百姓却得不到您的好处，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？用秤称，才能知道轻重；用尺量，才能知道长短，事物都是如此，人心更是这样。大王，您请思量一下吧！”“还是您发动战争，使将士冒生命的危险，与各诸侯国结怨，这样心里才痛快么？”齐宣王说：“不是的，我怎么会这样做才痛快呢？我是打算用这办法求得我最想要的东西罢了。”

（孟子）说：“您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，（我）可以听听吗？”齐宣王只是笑却不说话。（孟子）说：“是因为肥美甘甜的食物不够吃呢？又轻又暖的衣服不够穿呢？还是因为各种色彩不够看呢？美妙的音乐不够听呢？左右受宠爱的人不够用呢？（这些）您的大臣们都能充分地供给，难道大王真是为了这些吗？”（齐宣王）说：“不是，我不是为了这些。”（孟子）说：“那么，大王所最想得到的东西便可知道了：是想开拓疆土，使秦国、楚国来朝见，统治整个中原地区，安抚四方的少数民族。（但是）以这样的做法，去谋求这样的理想，就像爬到树上去抓鱼一样。”

⑧齐宣王说：“像（你说的）这么严重吗？”（孟子）说：“恐怕比这还严重。爬到树上去抓鱼，虽然抓不到鱼，却没有什么后祸；假使用这样的做法，去谋求这样的理想，又尽心尽力地去干，结果必然有灾祸。”（齐宣王）说：“（这是什么道理）可以让我听听吗？”（孟子）说：“（如果）邹国和楚国打仗，那您认为谁胜呢？”（齐宣王）说：“楚国会胜。”（孟子）说：“那么，小国本来不可以与大国为敌，人少的国家本来不可以与人多的国家为敌，弱国本来不可以与强国为敌。天下的土地，纵横各一千多里的（国家）有九个，齐国的土地总算起来也只有其中的一份。以一份力量去降服八份，这与邹国和楚国打仗有什么不同呢？还是回到根本上来吧。（如果）

您现在发布政令施行仁政，使得天下当官的都想到您的朝廷来做官，种田的都想到您的田野来耕作，做生意的都要（把货物）存放在大王的集市上，旅行的人都想在大王的道路上出入，各国那些憎恨他们君主的人都想跑来向您申诉。如果像这样，谁还能抵挡您呢？”

⑨齐宣王说：“我糊涂，不能懂得这个道理。希望先生您帮助我（实现）我的愿望。明确的指教我，我虽然不聪慧，请（让我）试一试。”

⑩（孟子）说：“没有长久可以维持生活的产业而常有善心的，只有有志之士才能做到，至于老百姓，没有固定的产业，因而就没有长久不变的心。如果没有长久不变的善心，（就会）不服从约束、犯上作乱，没有不做的了。等到（他们）犯了罪，随后用刑法去处罚他们，这样做是陷害人民。哪有仁爱的君主掌权，却可以做这种陷害百姓的事呢？所以英明的君主规定老百姓的产业，一定使他们上能赡养父母，下能养活妻子儿女；年成好时能丰衣足食，年成不好也不致于饿死。这样之后督促他们做好事。所以老百姓跟随国君走就容易了。如今，规定人民的产业，上不能赡养父母，下不能养活妻子儿女，好年景也总是生活在困苦之中，坏年景免不了要饿死。这样，只把自己从死亡中救出来，恐怕还不够，哪里还顾得上讲求礼义呢？大王真想施行仁政，为什么不回到根本上来呢？（给每家）五亩地的住宅，种上桑树，（那么）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穿上丝织的衣服了；鸡、小猪、狗、大猪这些家畜，不要失去（喂养繁殖的）时节，七十岁的人就可以有肉吃了；一百亩的田地，不要（因劳役）耽误了农时，八口人的家庭就可以不挨饿了；重视学校的教育，反复地用孝顺父母，尊重兄长的道理叮咛他们，头发斑白的老人便不会再背着、顶着东西在路上走了。老年人穿丝衣服吃上肉，老百姓不挨饿受冻，如果这样还不能统一天下，那是没有的（事情）。”

原君

人类社会开始之后，人都是自私的，也是自利的。社会上对公众有利的事却无人兴办它，对公众有害的事也无人去除掉它。有这样一个人出来，他不以自己一人的利益作为利益，却让天下人得到他的利益；不自己一人的祸患作为祸患，却让天下人免受他的祸患。那个人的勤苦辛劳，必定是天下人的千万倍。拿出千万倍的勤苦辛劳，而自己却又不享受利益，这必然不是天下常人之情所愿意的。所以古时的君主，考虑后而不愿就位的，是许由、务光等人；就位而又离位的，是尧、舜等人；起先不愿就位而最终却未能离位的，是大禹了。难道说古代人有什么不同吗？喜好安逸，厌恶劳动，也像常人情况一样啊。

后代做人君的却不是这样了。他们认为天下的利害大权都出于自己，我将天下的利益都归于自己，将天下的祸患都归于别人，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。让天下的人不敢自私，不敢自利，将自己的大私作为天下的公利。开始时对此还觉得惭愧，时间久了也就心安理得了，将天下看作是广大的产业，把它传给子孙，享受无穷。正如汉高祖所说的“我的产业所达到的成就，与二哥相比，究竟谁多呢？”他的追逐利益的心情，不知不觉已流露于言辞了。这没有其他原因，古时将天下看成是主，将君主看作是客，凡是君主一世所经营的，都是为了天下人。现在将君主看作主，将天下看作是客，凡是天下没有一地能够得到安宁的，正是在于为君主啊。因而当他未得到天下时，使天下的人民肝脑涂地，使天下的子女离散，以增多自己一个人的产业，对此并不感到悲惨，还说：“我本来就是为子孙创业呀。”当他已得到天下后，就敲诈剥夺天下人的骨髓，离散天下人的子女，以供奉自己一人的荒淫享乐，把这视作理所当

然，说：“这些都是我的产业的利息呀。”既然这样，作为天下最大的祸害，只是君主而已！当初假使没有君主，人们都能得到自己的东西，人们都能得到自己的利益。唉！难道设立君主的道理本来就是这样的吗？

古时候天下的人都爱戴他们的君主，把他比作父亲，拟作青天，实在是不算过分。如今天下的人都怨恨他们的君主，将他看成仇敌一样，称他为‘独夫’，本来就是他应该得到的结果。但小儒死守旧义，认为君臣间的关系存在于天地之间，难以逃脱，甚至像夏桀、殷纣那样残暴，竟还说商汤、周武王不应杀他们，而编造流传伯夷、叔齐的无从查考之事，把千千万万老百姓的死，看成与老鼠的死没有什么两样。难道天地这样大，却在千千万万的百姓之中，只偏爱君主的一人一姓吗？所以说周武王是圣人啊，孟子的话，是圣人的言论啊。后代那些想要凭着他像父亲一般、像老天一般的空名，禁止别人窥测君位的君主，都感到孟子的话对自己不利，直到废除孟子配祀孔子的地位，这难道不是来源于小儒吗？

虽是这样，如果后代做君主的，果真能保住这产业，把它永远传下去，也不怪他将天下当作私有了。既然将它看作产业，旁人想得到产业的念头，有谁不像自己呢？于是用绳捆紧，用锁加固，但一个人的智慧和力量，并不能战胜天下要得到它的众多的人。远的不过几代，近的就自身，他们血肉的崩溃，就应在子孙的身上了。过去南朝宋顺帝愿以后世世代代都不要投生到帝王家中，而明毅宗对公主所讲的话，也说：“你为什么要生在我家！”这话真可痛惜啊！回想他们祖上创业之时，志在占据天下的雄心，哪有不垂头沮丧的呢？因此明白作君主的职责，那么唐尧、虞舜的时代，人人都能推让君位，许由、务光也并非超尘绝俗的人；不明了作君的职责，那么就连市井之间，人人都想得到君位，许由、务光因而绝迹于后世而听不到了。虽然君主的职分难以明了，但用片刻的荒淫享乐，不值得换取无穷的悲哀，即使是愚蠢的人也能明白这一道理的。

室语

唐子在家里住着，夜晚饮酒，自己朝西坐，妻子朝东坐，女儿安朝北坐，妾坐在西北角，拿着酒壶来给大家斟酒，大家愉快地说着话。唐子吃鱼觉得味道鲜美，问他的妾说"这个买来的鱼一定是活鱼吧?"妾回答说:"不是。这鱼刚死不久，就买了来，天又冷，因此味道鲜美如此。"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很高兴地喝着酒。忽然唐子拍案叹息起来。他的妻子说:"你饮酒很高兴呀，忽然拍案叹息，那是什么原因呢?"唐子说:"沉溺在流俗中的人没有远见，我有一些话，不曾把它告诉别人，是害怕人们对我的话感到惊骇诧异。现在吃这个鱼就想起那些话，因此叹息呀。"妻子说:"我是个妇人，不知道大丈夫的事情，但是希望你试着对我说说。"

唐子说:"大清占有天下，是仁德的。自从秦朝以来，凡是做帝王的都是盗贼。"妻子笑着说:"为什么你称他们是贼呢?"唐子说:"现在有一个背着几匹布或者担着几斗粟米的人走在路上，有人杀了他并且劫走了他的布匹和粟米，这个人是贼呢，不是贼呢?"妻子说"这的确是贼。"

唐子说:"杀一个人，拿走他的布匹粮食，还被称为贼;杀死天下人并且全部占有他们的衣物和粮食，却反而不称他为贼吗?夏商周三代以后，治国有仁道的朝代没有超过汉代的，但当年汉高祖却屠城阳、屠颖阳，光武帝屠城三百。假如我是汉高祖的属下，他屠城阳的时候，我一定会痛哭而离开他;假如我是光武帝属下，当他屠杀第一座城时，我一定会痛哭而离开他。我不忍心做他们的臣子。"

唐子妻说:"当天下大乱的时候，怎么能不杀一人而平定天下呢?"

唐子说:"要平定天下之乱怎么能不杀人呢?古代的君王，只在两种情况下才不得已杀人:一是这个人犯了死罪，不得不杀;二就是面临战争，不得不杀。犯了死罪的人，尧舜也不能赦免他;面临战争的时候，商汤、周武王也无法避免。如果不是这两种情况，为什么要杀人呢?如果经过一个村庄，就把这个村庄变成废墟，经过一个城镇，就驱逐这个城镇的居民，进入一个城市就屠杀城中的百姓，这是什么行为?大将杀人，不是大将杀的，实际是天子杀的。偏将杀人，也不是偏将杀的，实际也是天子杀的。士兵杀人，也不是士兵杀的，实际也是天子杀的。官吏杀人，也

不是官吏杀的，实际也是天子杀的。杀人的具体的杀手有很多，实际天子是最大的那只手。天下已经安定了，不再攻杀作战，可是死于战争和因战争而死的老百姓占十分之五六。死者暴露的尸骨还没掩埋，百姓的哭声还没有停歇，眼眶的泪水还没有擦干。在这样的时候，天子却穿戴礼服礼帽，乘着威严的车驾，坐在宫殿前，接受群臣的朝贺。盖起巍峨的宫殿，建立广阔的苑囿，来使他的妻妾尊贵，来使他的子孙富有，他是什么样的存心而忍心如此享受。如果上天使我处置杀人的案件，我就有办法对付他了。如果平常人无故杀人，用他一命抵偿一人之死，这就够了；如果掌有天下的人，无故而杀人，那么即使让他死一百次也不能够用来抵偿他杀一个人的罪行。这为什么呢?天子是天下人的慈母，是人们仰望且希望得到养育的人，可是他却无故杀了他们，他的罪过难道不比常人更重吗?

于是他拿起一支筷子指着盘中剩下的鱼说:"味道鲜美吗?"妻子说:"鲜美。"唐子说:"现在让你从水池中钓一条鱼，扬起鱼竿的时候鱼脱钩，掉到地上还在不停的跳跃，于是把鱼放到案板上去切，剖开鱼肚，刮去鱼鳞，鱼的尾巴还在摇。在这种情况下煎烹上桌。你能吃它吗?"妻子说:"我不忍心吃它。"唐子说:"人对于鱼，不止如泰山对于秋毫的差别。喜好天下的美味，也就像喜好鱼的美味。对于鱼就不忍心，对于人就忍心;杀一条鱼而享用鱼的美味就不忍，杀天下的人而享用天下的美味就忍心。这难道是人的本心吗?尧舜的治国之道不过是不失去人的本心而已。"

妾是地位低微的人;女儿安是年幼无知的儿童，听到唐子的这些话，也都忧伤悲切，叹息要哭，好像不能解脱自己。

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

十月二十六日收到家里来信，知道新买的田地，秋季收获了五百斛的稻谷，我非常高兴。从今以后，我们可以做个农夫过一辈子了。现在需要制备碓、磨、筛罗、簸箕，制备大小扫帚，制备升、斗、斛等农具。家中妇女，连同家中女佣，都让它们学习舂揄蹂簸的活计，这才有一种靠田园抚养子孙的生活气象。天寒冰冻时，穷亲戚朋友到门，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，再加一小碟酱姜等佐料，这最能使他们感到温暖。农闲的日子,吃碎米饼，煮糊涂粥，双手捧着碗，缩着脖子喝，即使是霜雪浓重的寒冷的早晨，喝这样的粥，全身都暖和。唉！唉！我们可以长久地做农夫过一辈子了！

我想世界上第一等人，只有农夫，读书人是士、农、工、商四民的最后一等。上等的农夫，耕种一百亩的地，次等的七、八十亩，再次等的五、六十亩，都是劳苦他们的身体，勤奋地付出他们的力量，耕种收获，来养活天下的人。假使天下没有农夫，全世界的人都要饿死了。我们这些读书人，就应该在家孝敬父母，出外尊敬兄长，守住先人的美德，等待传给后人来继承发扬，做官得志时，把恩泽施与百姓；不能达到心愿时，就修养身心，将美德表现于世；所以又比农夫高了一等。可是现在的读书人就不是这样了，一捧起书本，便想要考中举人、考中进士、作官，作官后要如何抓取金钱，建造大房屋，购买很多田产。一开始便错走了路，后来越做越坏，总没有个好结果。而那些在事业上没有发展和成就的人，便在乡里为非作歹，行为丑陋，更令人受不了。至于约束言行，注重修养自己品德的人，难道没有吗?甚至期望自己达到经世济民的理想，使自己的心智高尚，媲美古人的人，也到处都有。但是好人总是被坏人所牵累，于是让我们也开不得口。一开口说话，别人便笑说：你们这些读书人总是会说，将来做了官，就不这样说了。所以只好忍气吞声，忍受别人的笑骂。工人制造器具，让人使用方便；商人搬运货物，输通有无，都有方便民众的地方。只有读书人对于人民最不方便，难怪要列在四民中的最后一等，而且连求列在最后一等也都得不到呢。

兄长我一生中最敬重的是农夫。对于新招用的佃户，一定以礼相待。他们称呼我们为主人，我们称呼他们为客户；主客本来就应该是相互平等对待的意思，我们有什么好尊贵的，而他们又有什么好低贱的呢?要体恤他们，要怜悯他们，如果他们有需要借贷，就要周全他，无能力偿还的，就要宽让他们。我曾经嘲笑唐人《七夕》诗，吟咏牛郎织女，都作相会、离别等可怜之说，实在失去了原本的主旨。织女，穿衣的本源；牵牛，吃饭的根本，作为天星为最尊贵，上天非常重视它们，而人却反不重视啊！它们昭示人民勤劳务农，它们的形象明显可作为人们的镜子。我们乡邑的妇女们，不能织绸织布，然而主持家务，多做针线，也仍然不失为勤劳。近来有很多沉湎于听鼓词、玩斗叶的人，这习惯太放纵，亟应该制止他们。

我们家的田地，虽然有三百亩，但总是人家典押的产业，不可长久依靠它。将来需买二百亩田，我兄弟二人各得一百亩就够了，这也是古代一个农夫受田一百亩的意思。如果再求多，就是侵占他人产业，那是很大的罪过。天

下没有田地产业的人很多，我是什么人啊，如果贪求而不满足，那么穷人将如何求得生存呢?有人说："在这世上，很多人的田产是阡陌相连，拥地数百顷还多，你奈他何?"我说：别人这么做是他家的事情，我只尽力做自家的事情，当世道昌盛时，大家一起遵守王制；若世风日下，民俗浇薄时，也决不随着世俗同流合污。这也是板桥家法吧。哥哥字。

《老子》二章

天下人都知道美之所以为美，那是由于有丑陋的存在。都知道善之所以为善，那是因为有恶的存在。所以有和无互相转化，难和易互相形成，长和短互相显现，高和下互相充实，音与声互相谐和，前和后互相接随——这是永恒的。因此圣人用无为的观点对待世事，用不言的方式施行教化：听任万物自然兴起而不为其创始，生养万物而不据为己有。有所施为，但不加自己的倾向，功成业就而不自居。正由于不居功，就无所谓失去。

天道不就象拉弓射箭吗？目标高了，就把它压低一点，目标低了，就把它抬高一点。弓弦过满，就把它减少一点，弓弦不够满，就把它拉满一些。天之道就是这样，把多余的拿来补不足的。而人之道刚刚好相反，减少不足的增加那有余的。谁能把有余的拿出来以奉天下呢？那只有得“道”的人才能如此。所以圣人为老百姓做了好事并不骄矜，立下功勋也不居功，他永远也不表现自己有多大的能力。

晏子对齐侯问

景公从打猎的地方回来，晏子在遄台随侍，梁丘据也驾著车赶来了。景公说：“只有梁丘据与我和协啊！”晏子回答说：“梁丘据也不过是相同而已，哪里能说是和协呢？”景公说：“和协与相同有差别吗？”晏子回答说：“有差别。和协就像做肉羹，用水、火、醋、酱、盐、梅来烹调鱼和肉，用柴火烧煮。厨工调配味道，使各种味道恰到好处；味道不够就增加调料，味道太重就减少调料。君子吃了这种肉羹，用来平和心性。国君和臣下的关系也是这样。国君认为可以的，其中也包含了不可以，里下进言指出不可以的，使可以的更加完备；国君认为不可以的，其中也包含了可以的，臣下进言指出其中可以的。去掉不可以的。因此。政事平和而不违背礼丁，百姓没有争斗之心。所以《诗·商颂·烈祖》中说：‘汤羹调和，滋味平和而适中，献羹神不出声，秩序井然无争抢。’先王使五味相互调和，使五声和谐动听，用来平和心性，成就政事。音乐的道理也像味道一样，由一气。二体、三类、四物、五声、六律、七音、八风、九歌各方面相配合而成，由清浊、小大、短长、疾徐、哀乐、刚柔、迅速、高下、出入、周疏各方面相调节而成。君子听了这样的音乐，可以平和心性。心性平和，德行就协调。所以，《诗豳风·狼跋》说：‘美好音乐没瑕疵。’现在梁丘据不是这样。国君认为可以的，他也说可以；国君认为不可以的，他也说不可以。如果用水来调和水，谁能吃一下去？如果用琴瑟老弹一个音调，谁听得下去？不应当相同的道理，就像这样。”

史伯对桓公问

桓公说：“周朝将会衰败吗？”史伯回答说：“差不多一定要衰败了。《尚书·泰誓》上说：‘老百姓所向往的，上天必定会遵从。’现在周幽王抛弃光明正大有德行的人，喜欢挑拨是非、奸邪阴险的人，讨厌贤明正直的人，亲近愚顽鄙陋的人。排斥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的正确主张，采纳与自己相同

的错误说法。其实和谐才能生成万物，同一就不能发展。把不同的东西加以协调平衡叫做和谐，所以能丰富发展而使万物归于统一；如果把相同的东西相加，用尽了之后就完了。所以先王把土和金、木、水火相配合，而生成万物。因此调配五种滋味以适合人的口味，强健四肢来保卫身体，调和六种音律使它动听悦耳，端正七窍来为心服务，协调身体的八个部分使人完整，设置九脏以树立纯正的德行，合成十种等级来训导百官。于是产生了千种品位，具备了上万方法，计算成亿的事物，经营万亿的财物，取得万兆的收入，采取无数的行动。所以君王拥有九州辽阔的土地，取得收入来供养万民，用忠信来教化和使用他们，使他们协和安乐如一家人。这样的话，就是和谐的顶点了。于是先王从异姓的家族中聘娶王后，向四方各地求取财货，选择敢于直谏的人来做官吏，处理众多的事情，努力做到和谐而不是同一。只是一种声音就没有听头，只是一种颜色就没有文采，只是一种味道就不成其为美味，只是一种事物就无法进行衡量比较。周幽王却要抛弃这种和谐的法则，而专门喜欢同一。上天夺取了他的聪明，要想不衰败，可能吗？

大同

从前，孔子曾参加过鲁国的蜡祭。祭记结束后，他出来在宗庙门外的楼台上游览，不觉感慨长叹。孔子的感叹，大概是感叹鲁国的现状。言偃在他身边问道“老师为什么叹息？”孔子回答说：“大道实行的时代，以及夏、商、周三代英明君王当政的时代，我孔丘都设有赶上，我对它们心向往之。

“大道实行的时代，天下为天下人所共有。选举有德行的人和有才能的人来治理天下，人们之间讲究信用，和睦相处。所以人们不只把自己的亲人当亲人，不只把自己的儿女当作儿女这样使老年人能够安享天年，使壮年人有贡献才力的地方，使年幼的人能得到良好的教育，使年老无偶、年幼无父、年老无子和残废的人都能得到供养。男子各尽自己的职分，女子各有自己的夫家。人们不愿让财物委弃于无用之地，但不一定要收藏在自己家里。人们担心有力使不上，但不一定是为了自己。因此，阴谋诡计被抑制而无法实现，劫夺偷盗杀人越货的坏事不会出现，所以连住宅外的大门也可以不关。这样的社会就叫做大同世界。

“如今大道已经消逝了，天下成了一家一姓的财产。人们各把自己的亲人当作亲人，把自己的儿女当作儿女，财物和劳力；都为私人拥有。诸侯天子们的权力变成了世袭的，并成为名正言顺的礼制，修建城郭沟池作为坚固的防守。制定礼仪作为纲纪，用来确定君臣关系，使父子关系淳厚，使兄弟关系和睦，使夫妻关系和谐，使各种制度得以确立，划分田地和住宅，以勇敢和有智慧的人为贤；为自己建功立业。所以阴谋诡计因此兴起，战争也由此产生了。夏禹、商汤、周文王、周武王、周成王和周公旦，由此成为三代中的杰出人物。这六位君子，没有哪个不谨慎奉行礼制。他们彰昌礼制的内涵，用它们来考察人们的信用，揭露过错，树立讲求礼让的典范，为百姓昭示礼法的仪轨。如果有越轨的反常行为，有权势者也要斥退，百姓也会把它看成祸害。这种社会就叫做小康。”

息争

从前孔子的学生，有的德行突出、有的政事突出、有的语言、文学突出，粗俗的有樊迟，狂妄的有曾点。孔子的老师有老聃，郯子，有苌弘、师襄，他的老朋友中有原壤，知己有子桑伯子。仲弓询问子桑伯子，孔子赞许他办

事不繁琐，等到仲弓怀疑子桑伯子办事太简单，然后孔子又肯定仲弓的话正确。所以南郭惠子向子贡问道"孔子的门生，多么混杂啊?"唉!这大概就是他之所以是孔子的原因吧。

至于孟子，却发表他的见解说:"如今天下的主张不属于杨朱派，便属于墨翟派，杨朱、墨翟的学说不消灭，孔子的学说无法发扬，能够用道理来反对杨、墨的，也就是圣人的门徒了。"当时的人因此认为孟子喜欢辩论。虽然不确切，然而好辩的苗头便从此开始了。唐代的韩愈，排斥佛教和道教，收到学者的称赞。往下到了宋朝，有洛阳程颐和四川苏轼的学派之争，有朱熹、陆九渊学说的差别。洛派的门徒，以排斥苏轼为本事赞同朱熹学说的人，以诋毁陆九渊为能耐。

我认为天地间的阴阳二气化育万物，变化无穷，那么天下的道理也就不可能从一个方面概括罄尽。从前曾参理解孔子学说用一个基本观念来贯穿它,亲身力行进入;子贡也用一个基本观念来贯穿它,却认为是从博学广识而得到。以后人的眼光来看，子贡是正确的，曾参是错误的。可是孔子不曾在他们中间进行区别，他的学说本来可以对这些兼容并包容啊。

所以痛恨杨朱、墨翟，是因为他们目中无父母无君王，排斥佛教和道教，也是因为他们抛弃君臣关系，割裂父子之情，也没有兄弟夫妇，用这样的人生方式来追求他们的清洁和不生不灭。假如他们不至于此，我又为什么偏偏要诋毁他们呢?强盗来了，開箱子掏口袋抢东西，逼我们扛着戈矛追击他们，穿着我们一样的衣服，读我们一样的书，(这样的人)我必定尊敬他们，对他们亲爱都来不及。如今却同室操戈，在门内争斗，这不是可以停止吗?

不曾深入研究别人言论的对与错，发现别人与自己的见解稍有不同，就群起而攻之，这种态度不能够用来评论别人啊。人的相貌各不相同，稍有长短大小的差别，就骂别人不是人，难道不是错误吗?他们离圣人之勇还很远，而孟子认为似曾子、似子夏，这样那么诸子的形象虽不同，认为似曾子，似子夏可以也。

居高临下，便不至于发生争论，因为他不能够与我较量。至于才力相当，唯恐自己不能取胜，于是辩论就纷纷发生。因此，懂得大道的人，看天下各种不同的流派学说，认为都不曾超过自己的大道之外，所以他们的胸怀够宽广;胸怀够宽广，胸怀宽广有余，对于事物就能无所不包。这就是孔子伟大而不排斥异己的原因吧。

召公谏厉王弭谤

周厉王暴虐，百姓纷纷指责他。召穆公对厉王说："老百姓忍受不了暴政了！"厉王听了勃然大怒，找到卫国的巫师，让卫国的巫师去监视批评国王的人，按照卫国的巫师的报告，就杀掉批评国王的人。国人不敢说话，路上相见，以目示意。

周厉王颇为得意，对召穆公说："我能消除指责的言论，他们再也不敢吭声了!"

召公回答说："你这样做是堵住人们的嘴。阻塞老百姓的嘴，好比阻塞河水。河流如果堵塞后一旦再决堤，伤人一定很多，人民也是这样。因此治水的人疏通河道使它畅通，治民者只能开导他们而让人畅所欲言。所以君王处理政事，让三公九卿以至各级官吏进献讽喻箴言，乐师进献民间乐曲，史官进献有借鉴意义的史籍，少师诵读箴言，盲人吟咏诗篇，有眸子而看不见的盲人诵读讽谏之言，掌管营建事务的百工纷纷进谏，平民则将自己的意见转达给君王，近侍之臣尽规劝之责，君王的同宗都能补其过失，察其是非，乐师和史官以歌曲、史籍加以谆谆教导，元老们再进一步修饰整理，然后由君王斟酌取舍，付之实施，这样，国家的政事得以实行而不违背道理。老百姓有口，就像大地有高山河流一样，社会的物资财富全靠它出产；又像高原和低地都有平坦肥沃的良田一样，人类的衣食物

品全靠它产生。人们用嘴巴发表议论，政事的成败得失就能表露出来。人们以为好的就尽力实行，以为失误的就设法预防，这是增加衣食财富的途径啊。人们心中所想的通过嘴巴表达，他们考虑成熟以后，就自然流露出来，怎么可以堵呢？如果硬是堵住老百姓的嘴，那赞许的人还能有几个呢？”

周厉王不听，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再也不敢公开发表言论指斥他。过了三年，人们终于把这个暴君放逐到彘地去了。

谏逐客书

臣听说官吏在议论赶走客卿，私下认为错了。从前穆公求取士子，西面在西戎那里得到由余，东面在宛地得到百里奚，从宋国迎接蹇叔，从晋国求得丕豹、公孙支。这五个人不生在秦国，穆公任用他们，并吞了二十个部落，得以在西戎称霸。孝公用商鞅变法，移风易俗，百姓富裕兴盛，国家因此富强。百姓乐于听命，诸侯国亲近服从。俘虏了楚魏的军队，开拓千里疆土，直到现在国家治理强盛。惠王用张仪的计划，攻取了三川的地方，向西并吞巴蜀；向北取得上郡；向南占有汉中，包举众多夷族，控制楚国国都鄢郢；向东占据成皋的险要地区，割据富腴的田地。于是解散了六国的合纵，使他们向西服属秦国，功效一直延续到今天。昭王得到范雎，废去了穰侯，赶走了华阳君，加强了王朝，杜塞了私家的弄权，侵占了诸侯国，使秦国建成了帝王大业。这四位君主，都依靠客卿的功劳。从此看来，客卿有什么对不起秦国啊？假使四位君主辞退客卿不接纳，疏远士子不任用，这是使得国家没有富裕的实际，秦国没有强大的声望。

现在大王得到昆冈的宝玉，有宝贵的随珠和璧，挂着明月珠，佩着太阿剑，驾着纤离马，竖立着翠凤旗，架起了鼉皮鼓。这几样宝物，秦国一样都不生产，王上却喜欢它们，为什么？一定要秦国生产的然后可用，那么夜光璧不能装饰朝廷，犀牛角、象牙制的器物不能成为玩好，郑魏的美女不能充实后宫，馱騄好马不能充实宫外的马棚，江南的金锡不能用，西蜀的丹青不作为采色。用来装饰后宫、充实后列、娱乐心意满足耳目的，一定要秦国生产的然后可用，那么嵌着宛珠的簪子、配上珠玑的耳饰、东阿丝织的衣服、锦绣的修饰品都不能进用，而化俗为雅、艳丽美好的赵女也不立在旁边。敲着瓦罐瓦盆、弹着箏、拍着大腿唱呜呜以满足视听的，是真正秦国的音乐。郑卫桑间的民间音乐、韶虞武象的朝廷乐舞，都是别国的音乐。现在抛弃敲打瓦罐瓦盆接近郑卫的音乐，不用弹箏而用韶虞的雅乐，这是为什么？要使情意酣畅于眼前以适合观赏罢了。

现在录用人才却不这样，不问可不可用，不论是非，不是秦国人就去掉，是客卿就赶走，那么所看重的在于女色音乐珠宝玉器，所看轻的在于人民，这不是跨越海内、制服诸侯的方法。臣听说土地广大的粮多，国家大的人多，军队强盛的战士勇敢。因此泰山不推掉泥土，所以能够成就它的大；黄河和大海不摒弃细流，所以能够成就它的深广；王者不拒绝众民，所以能够宣扬他的德教。因此，土地不论四方，百姓不分国别，四季充实美好，鬼神来降福，这是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的原因。现在却抛弃人民来帮助敌国，辞退宾客去为诸侯建功立业，使得天下的士子后退而不敢向西，停步不进秦国，这就是所谓帮助寇盗兵器并且给与粮食啊（这一句也可以翻译成：这就叫做“借武器给敌寇，送粮食给强盗啊”）。

东西不产在秦国而可以宝贵的却很多，士子不生在秦国而愿意效忠的多。现在赶走客卿来帮助敌国，减少百姓来充实对手，内部自己造成空虚而外部在诸侯中构筑怨恨，那要谋求国家没有危难是不可能的啊！

过秦论（上）

秦孝公占据着崤山和函谷关的险固地势，拥有雍州的土地，君臣牢固地守卫着，伺机夺取周王室的权力，有席卷天下，控制寰宇，并吞四海的意愿，吞并各国的野心。在那时候，商鞅辅佐他，对内建立法规制度，致力于耕作纺织，修造防守和进攻的器械；对外实行连横策略，使崤山以东诸侯自相争斗。于是，秦人毫不费力地夺取了黄河以西之外的土地。

孝公死后，惠文王、武王、昭襄王先后继承已有的基业，沿袭前代的策略，向南夺取汉中，向西攻取巴、蜀，向东割取肥沃的地区，向北占领非常重要的地区。诸侯恐慌害怕，集会结盟，谋求削弱秦国的办法。不吝惜奇珍贵重的器物 and 肥沃富饶的土地，用来招纳天下的优秀人才，采用合纵的策略缔结盟约，互相援助，成为一体。在这个时候，齐国有孟尝君，赵国有平原君，楚国有春申君，魏国有信陵君。这四位封君，都见识英明，有智谋，心地诚而讲信义，待人很宽厚，对贤能之士很敬重，以合从之约击破秦的连横之策，将韩、魏、燕、楚、齐、赵、宋、卫、中山的部队结成联军。在这时，六国士人有宁越、徐尚、苏秦、杜赫等人为他们出谋划策，齐明、周最、陈轸、召滑、楼缓、翟景、苏厉、乐毅等人沟通意见，吴起、孙臏、带佗、倪良、王廖、田忌、廉颇、赵奢等人统率他们的军队。他们曾经以十倍于秦的土地，上百万的军队，向上攻打秦国的关隘。秦人大开关门引敌深入，九国的军队却迟疑起来，不敢入关。秦人没有耗费一兵一卒，天下的诸侯就已陷入狼狈不堪的境地了。这样一来，纵约失败了，各诸侯国争着割地来贿赂秦国。秦有富余的力量趁他们困乏来制服他们，追赶九国的败兵，百万败兵横尸道路，血流成河，大盾牌也漂浮得起。秦国凭借这有利的形势，割取天下的土地，重新划分山河的区域。强国主动表示屈服，弱国按时入秦朝拜。

待到孝文王、庄襄王依次继位，他们统治的时间不长，秦国并没有什么大事发生。到始皇的时候，发展六世遗留下来的功业，以武力来统治各国，将东周、西周和各诸侯国统统消灭，登上宝座来控制天下，用严酷的刑罚来奴役天下的百姓，威风震慑四海。向南攻取百越的土地，把它划为桂林郡和象郡，百越的君主低着头，颈上捆着绳子，性命听凭秦的下级官吏处理。于是又派蒙恬到北方去修筑长城，守卫边境，使匈奴退却七百多里；胡人（再）不敢到南边来放牧，勇士不敢拉弓射箭来报仇。接着就废除古代帝王的治世之道，焚烧诸子百家的著作，为的是使百姓变得愚蠢；毁坏高大的城墙，杀掉英雄豪杰；收缴天下的兵器，集中在咸阳，销毁刀刃和箭头，用来铸成十二个铜人，来削弱百姓的反抗力量。然后凭着华山当作城池，就着黄河当作池护城河，占据着华山，面对着黄河，认为是险固的地势。好的将领手执强弩守卫着要害的地方，可靠的官员、精锐的士卒拿着锋利的兵器，盘问过往行人。天下已经安定，始皇心里自以为倚仗这关中的险固地势、方圆千里的坚固的城防，就可以成就子孙万代的帝王基业。

秦始皇去世之后，他的余威依然震慑着边远地区。可是，陈涉不过是个用破瓮做窗户、用草绳系门板的贫家子弟，是下底层一类的人，后来做了被迁谪戍边的兵卒；才能不如平常的人，更没有孔子、墨子那样的贤德，也不像陶朱公、猗顿那样的富有。他跻身于戍卒的队伍中，从田野间突然奋起发难，率领着疲惫无力的士兵，指挥着几百人的队伍，掉转头来进攻秦国，折断树枝作武器，举起竹竿当旗帜，天下豪杰纷纷响应聚集，许多人都背着粮食，

如影随行般地跟着他。崤山以东的英雄豪杰于是一齐起义，消灭了秦王朝。

再说，一统天下的秦王朝并没有被削弱，雍州的地势，崤山和函谷关的险固，还是与从前无异。陈涉的地位并不比齐、楚、燕、赵、韩、魏、宋、卫、中山的国君更加尊贵；锄头木棍并不比钩戟长矛更锋利；那迁谪戍边的卒子的作战能力并不能和九国部队匹敌；陈涉行军用兵的策略，也比不上先前九国的武将谋臣。可是条件好者失败而条件差者成功，功业完全相反，为什么呢？假使拿东方诸国跟陈涉比一比长短大小，量一量权势力量，那简直是天壤之别了。然而秦凭借着它的小小的地方，发展到兵车万乘的国势，招致八州来归，而使六国诸侯都来朝见，已有一百多年历史；这之后将天下归己所有，用崤山、函谷关作为自己的内宫；一个戍卒发难国家就灭亡了，皇子皇孙都死在人家手里，被天下人耻笑，是什么原因呢？不施行仁义，攻和守的形势就不同。

五代史伶官传序

唉！盛衰的道理，虽说是天命决定的，难道说不是人事造成的吗？推究庄宗所以取得天下，与他所以失去天下的原因，就可以明白了。

世人传说晋王临死时，把三枝箭赐给庄宗，并告诉他说：“梁国是我的仇敌，燕王是我推立的，契丹与我约为兄弟，可是后来都背叛我去投靠了梁。这三件事是我的遗恨。交给你三枝箭，你不要忘记你父亲报仇的志向。”庄宗受箭收藏在祖庙。以后庄宗出兵打仗，便派手下的随从官员，用猪羊去祭告祖先，从宗庙里恭敬地取出箭来，装在漂亮的丝织口袋里，使人背着在军前开路，等打了胜仗回来，仍旧把箭收进宗庙。

当他用绳子绑住燕王父子，用小木匣装着梁国君臣的头，走进祖庙，把箭交还到晋王的灵座前，告诉他生前报仇的志向已经完成，他那神情气概，是多么威风！等到仇敌已经消灭，天下已经安定，一人在夜里发难，作乱的人四面响应，他慌慌张张出兵东进，还没见到乱贼，部下的兵士就纷纷逃散，君臣们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不知道哪里去好；到了割下头发来对天发誓，抱头痛哭，眼泪沾湿衣襟的可怜地步，怎么那样的衰败差劲呢！难道说是因为取得天下难，而失去天下容易才像这样的吗？还是认真推究他成功失败的原因，都是由于人事呢？

《尚书》上说：“自满会招来损害，谦虚能得到益处。”忧劳可以使国家兴盛，安乐可以使自身灭亡，这是自然的道理。因此，当他兴盛时，普天下的豪杰，没有谁能和他相争；到他衰败时，数十个乐官就把他困住，最后身死国灭，被天下人耻笑。祸患常常是由一点一滴极小的错误积累而酿成的，纵使是聪明有才能和英勇果敢的人，也多半沉溺于某种爱好之中，受其迷惑而结果陷于困穷，难道只有乐工（是所溺的成分）吗？于是作《伶官传》。

哀郢

天道不专反复无常啊，为何使老百姓在动乱中遭殃？人民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啊，正当仲春二月迁往东方。

离别家乡到远处去啊，沿着长江、夏水到处流亡。走出都门我悲痛难舍啊，我们在甲日的早上开始上道。离开旧居，从郢都出发，前途渺茫，我罔然不知何往。桨儿齐摇船儿却徘徊不前啊，可怜我再也不能见到君王。望见故

国高大的楸树，我不禁长叹啊，泪落纷纷象雪粒一样。经过夏水的发源处又向西浮行啊，回头看郢都东门却不能见其模样。心绪缠绵牵挂不舍而又无限忧伤啊，渺渺茫茫不知落脚在何方。顺着风波随着江流漂泊吧，于是乎飘流失所客居他乡。船儿行驶在滚滚的波浪之上啊，就象鸟儿飞翔却不知停泊在哪个地方。心中郁结苦闷而无法解脱啊，愁肠百结心情难以舒畅。

将行船向下顺流而去啊，向右入洞庭，向左进长江。离开自古以来的住所啊，如今漂泊来到东方。

我的灵魂时时都想着归去啊，哪会片刻忘记返回故乡？背向夏水边而思念郢都啊，故都日渐遥远真叫人悲伤！登上大堤而举目远望啊，姑且以此来舒展一下我忧愁的衷肠。可叹楚地的土地宽平广博、人民富裕安乐啊，江汉盆地还保持着传统的楚国风尚。

面对着凌阳不知到何处去啊？大水茫茫也不知道南渡到何方？连大厦荒废成丘墟都不曾想到啊，又怎么可以再度让郢都东门荒芜？心中久久不悦啊，忧愁还添惆怅。郢都的路途是那样遥远啊，长江和夏水有舟难航。时光飞逝的使人难以相信啊（另：神志恍惚地仿佛梦中不可信啊），不能回郢都至今已有九年时光。悲惨忧郁心情不得舒畅啊，怅然失意满怀悲伤。

群小顺承楚王的欢心表面上美好啊，实际上内心虚弱没有坚定操守。有人忠心耿耿愿被进用为国效力啊，却遭到众多嫉妒者的障蔽。唐尧、虞舜具有高尚的品德啊，高远无比可达九天云霄，而那些谗人们却要心怀妒嫉啊，竟然在他们的头上加以“不慈”的污蔑之名。楚王讨厌那些不善言辞的忠贤之臣啊，却喜欢听那些小人表面上的激昂慷慨。小人奔走钻营而日益显进啊，贤臣却越来越被疏远。

尾声：放眼四下观望啊，希望什么时候能返回郢都一趟。鸟儿高飞终要返回旧巢啊，狐狸死时头一定向着狐穴所在的方向。确实不是我的罪过却遭放逐啊，日日夜夜我哪里能忘记它我的故乡！

哀江南赋序

梁太清二年十月，大盗篡国，金陵沦陷。我于是逃入荒谷，这时公室私家均受其害，如同陷入泥涂炭火。不想后来奉命由江陵出使西魏，却有去无归。可叹梁朝的中兴之道，竟消亡于承圣三年。我的心情遭遇，正如率部在都城亭内痛哭三日的罗宪，又如被囚于别馆三年的叔孙婼。按照天理，岁星循环事情当能好转，而梁的灭亡却物极不反了。傅燮临危只悲叹身世，无处求生；袁安居安常念及王室，自然落泪。

以往桓君山的有志于事业，杜元凯的生平意趣，都有著作自叙流传至今。以潘岳的文彩而始述家风，陆机的辞赋而先陈世德。我庾信刚到头发斑白之岁，即遭遇国家丧乱，流亡远方异域，直到如今暮年。想起《燕歌》所咏的远别，悲伤难忍；与故国遗老相会，哭都嫌晚。想当初自己原想象南山玄豹畏雨那样藏而远害，却忽然被任命出使西魏，如同申包胥到了秦庭。以后又想象伯夷、叔齐那样逃至海滨躲避做官，结果却不得不失节仕周，终于食了周粟。如同孔嵩道宿下亭的旅途漂泊，梁鸿寄寓高桥的羁旅孤独。美妙的楚歌不是取乐的良方，清薄的鲁酒也失去了忘忧的作用。我只能追述往事，作成此赋，聊以记录肺腑之言。其中不乏有关自身的危苦之辞，但以悲哀国事为主。

我年已高而归途遥远，这是什么人间世道啊！冯异将军一去，大树即见飘零。荆轲壮士不回，寒风倍感萧瑟。我怀着蔺相如持璧睨柱之志，却不料为不守信义之徒所欺；又想象毛遂横阶逼迫楚国签约合纵那样，却手捧珠盘而未能促其定盟。我只能象君子钟仪那样，做一个戴着南冠的楚囚；象行人季孙那样，留住在西河的别馆了。其悲痛

惨烈，不藏于申包胥求秦出兵时的叩头于地，头破脑碎；也不减于蔡威公国亡时的痛哭泪尽，继之以血。那故国钓台的移柳，自非困居玉门关的人可以望见；那华亭的鹤唳，难道是魂断河桥的人再能听到的吗！

孙策在天下分裂为三之时，军队不过五百人；项藉率领江东子弟起兵，人只有三千。于是就剖分山河，割据天下。哪里有号称百万的义师，竟一朝卷甲溃败，让作乱者肆意戮杀，如割草摧木一般？长江淮河失去了水岸的阻挡，军营壁垒缺少了藩篱的坚固，使得那些得逞一时的作乱者得以暗中勾结，那些持锄耰和棘矜的人得到乘虚而入的机会。莫不是江南一带的帝王之气，已经在三百年间终止了吗！于此可知并吞天下，最终不免于秦王子婴在轵道旁投降的灾难；统一车轨和文字，最终也救不了晋怀、愍二帝被害于平阳的祸患。呜呼！山岳崩塌，既已经历国家危亡的厄运；春秋更替，必然会有背井离乡的悲哀。天意人事，真可以令人凄怆伤心的啊！何况又舟船无路，银河不是乘筏驾船所能上达；风狂道阻，海中的蓬莱仙山也无可以到达的希望。因蹊者欲表达自己的肺腑之言，操劳者须歌咏自己所经历的事。我写此赋，为陆机听了拍掌而矣，也心甘情愿；张衡见了将轻视它，本是理所当然的。

婴宁

王子服，是莒县罗店人，早年没了父亲。非常聪慧，十四岁就进了学宫。母亲很疼爱他，平常不会让他去郊野游玩。和萧家订了婚，还没嫁就去世了，所以还没有娶得媳妇。正值元宵节，舅舅家的儿子吴生，来邀他一起去游玩。才到村外，舅舅家有仆人来，叫吴生回去了，王生看见游玩的女子就如云集，就乘着兴致独自遨游，有个女郎带着婢女，拿着一枝梅花，生的容颜绝代，笑容可掬。王生不眨眼的看着她，竟然忘记了顾忌。女郎走过去了几步，对婢女说：“这个儿郎眼睛亮闪闪的像个贼。”把花扔在地上，说笑着径自走了。王生捡起花很惆怅的样子，神魂都丢失了，闷闷不乐的于是回来了。到了家里，把花藏在枕头底下，垂着头丧气的睡了，不说话也不吃饭。母亲很担心他，请道士作法反而更加糟糕了，身体极快的消瘦了，医生来看他，又开药也发汗的，王生只是晕晕昏睡。母亲抚摩着他问怎么了，他默默地不回答。

正好吴生来了，母亲嘱咐他悄悄的问他。吴生到了床前，王生看见他就流泪了。吴生坐在床前安慰解劝他，慢慢的就问他怎么了。王生全部说出了心里话，并请求他帮助谋划。吴生笑着说：“你的心也很痴啊。这个愿望有什么难成呢？我会为你访问一下，走着去野外，一定不是有钱人家，要是她还没订婚，事情就成了，不然的话，拼上许多钱财，想必她家一定答应。只要你痊愈了，这事包在我身上。”王生听见，不知不觉展开容颜。吴生出去告诉了母亲，就开始寻找那女子的住的地方，只是探寻遍了，一点踪迹也没。母亲非常忧虑，想不到办法。然而自从吴生去后，王生容颜立马舒展了，饭也能吃一点了。过了几天，吴生又来了，王生问他谋划的怎么样了。吴生哄他说：“已经找到了，我以为是谁呢，原来是我姑姑的女儿，也就是你的姨妹啊，现在还没嫁出去呢。虽然说内戚之间都会避免结婚，不过老实告诉他们，没有不成的。”王生欢喜溢于言表，问：“住在什么地方？”吴生编造说：“在西南方向的山村里，离这里大约有三十多里。”王生又嘱咐了好几遍，吴生挺身承担着走了。

王生由此饮食慢慢添加，没几天就恢复了，看一下枕头底下，见花虽然枯了，却还没凋落。拿起来凝想把玩，就像见到了这个人。他怪罪吴生不来，就写信招唤他。吴生借故不肯赴约，王生很愤怒，郁郁不欢的。母亲担忧他又病了，急忙帮他商议婚事，才和他商量，就摇着头说不愿意，只是每天盼着吴生来。吴生一点消息都没有，王生就更加怨恨他了。转念想三十里路也不远，又何必仰仗着别人呢？就怀着梅花，赌气自己去了，而家人并不知道。孤伶伶的一个人走着，没有人可以问路，只是望着南边的山里走去，大约走了三十多里，只见乱山合围，空气映着树木碧绿清爽，静悄悄没有人走过，只有鸟能飞过路。遥望着山谷里，只见乱花树丛之中，隐约有个小村落。就下山进入村里，看见房子也不多，都是茅屋，但意境很是整齐雅致。想必是人家的园亭，就不敢匆忙进去。回头看见对门。有块很大的石头光滑洁净，于是就坐在上面稍微休息。

一会儿听见墙里面有女子，长声叫唤“小荣”，那声音娇弱细腻。他正认真听时，一个女郎从东边向西走，拿着一朵杏花，低头正要插上。抬头看见了王生，于是就不再簪花，含笑着拿着花进去了。他细看她，就是元宵节在路上所遇到的女郎，心里突然很欣喜，只是想着没有理由进去，又想要叫姨妈，但是看看又从没来往过，恐怕有差错，门里面也没人可以问讯，坐一下躺一下徘徊不定。从早上到了下午，眼看都要绝望了，连饥渴都忘记了。他不时看见有女子从里面露出半边脸来偷看，好像惊讶他为什么不离开。忽然一个老婆婆扶着拐杖出来了，对王生说：“哪里来的郎君，听说从辰时就来了，都到了现在，想要做什么呢？难道不饿吗？”王生急忙起身向她作揖，回答说：“将要探亲。”婆子耳朵昏聩没听见。他又大声说了。她于是问：“你亲戚姓什么？”王生回答不出来。婆子笑着说：“真奇怪啊。姓名都还不知道，有什么亲戚可以探呢？我看郎君，也是书痴啊。不如且跟我来，吃点粗茶淡饭，家里有短床可以躺，当到明天回去，问清楚了姓名，再来寻访，也不晚啊。”王生正肚子饿了想吃东西，又从此可以慢慢接近丽人，非常欣喜，跟着婆子进去了，看见门里面白石铺砌着道路，夹道种着红花，一片片的掉在台阶上；曲曲折折向西走去，又打开一扇门，豆角棚子和花架充满了庭院。婆子请客人进屋子，里面粉墙光亮的就像镜子，窗外面的海棠花朵，伸进房里面来，被子坐垫几子床榻等，无不洁净光泽。才坐下，就有人从窗外隐隐偷看。婆子叫：“小荣，快去做饭。”外面有个婢女娇声答应。坐下后，王生详细说了家世。婆子说：“你的外祖父，莫非姓吴吗？”他说：“是的。”婆子惊讶的说：“你是我的外甥啊；你母亲，是我妹子。多年来我因为家里贫穷，又没有个儿子，于是就梗塞了音讯。外甥长的这样，我还不认识呢。”王生说：“我这次来就是为了找姨妈你呀，匆忙就忘掉了名字。”婆子说：“我姓秦，并没生过儿女，只有个小女儿，也是偏房生的。他母亲改嫁，留给我抚养。也还不迟钝，只是缺少教训，嬉戏不知道愁闷。过一会儿，我让他来拜见。”

没多久，婢女备好饭，还有刚长成的嫩鸡。婆子劝他吃饭后，婢女来收拾东西。婆子说：“叫宁姑来。”婢女答应去了。过了很久，他听见屋外隐约有笑声。婆子又叫道：“婴宁，你姨兄在这里。”屋外吃吃的笑声不歇。婢女推她进来了，她还捂着口，笑的停不下来。婆子瞪着眼说：“有客人在，还呼呼呵呵，是什么样子？”女子忍着笑站着，王生向他作揖。婆子说：“这是王郎，你姨妈的儿子，一家人还都不认识，被人笑啊。”王生问：“妹子年纪多少啊？”婆子没听明白。王生又说了，女子又笑了，让人不能抬头看着她。婆子对王生说：“我说缺少教诲，这就知道了。年纪都十六岁了，呆傻就像个婴儿。”王生说：“小外甥一岁。”婆子说：“外甥已经十七岁了，莫非是庚午年属马的吗？”王生点头答应。婆子又问：“外甥媳妇是谁？”王生回答说：“还没有。”婆子说：“像外甥的才华相貌，怎么十七岁还没找人呢？婴宁也没有婆家，很适合配你，只可惜我们有内亲的嫌疑。”王生没有话说，眼光注视着婴宁，来不及看着别处。婢女向女子小声说：“眼睛亮闪闪的，贼的样子还没改！”女子又大笑，对婢女说：“看看碧桃开花了没？”立即起身，用袖子捂着口，莲步细碎的出去了。到了门外，笑声才放纵开来。婆子也起身，叫婢女抱了被子，为王生安排休息。说：“外甥来一次不容易，应该留下来三五天，我再慢慢送你回去，要是嫌这里深幽郁闷，房后有个小园子，可以供你排遣一下，也有书可以读。”

第二天，到了房后，果然有个半亩大的院子，细草铺在地上就像毛毡一样，杨花落在路上，有三间草房，房子周围围满了花木。他穿过花丛散步，听见树头窸窣有声响，仰头一看，见婴宁在上面。她看见王生，狂笑着都要掉下来。王生说：“不要这样，掉下来了。”女子边下边笑，自己都停不下笑声。正将到平地上，失手掉下来了，笑声这才止住了。王生扶起她，暗暗揉捏她的手腕。女子又笑起来了，靠在树上不能走路，过了很久才停下。王生等她笑声停下，于是拿出袖子里的花来给她看。女子接着，说：“都枯了。留着干什么？”王生说：“这是元宵时妹子留下的，我所以留着它。”女子问：“留着什么意思？”王生说：“以示我对你相爱不会忘记啊，从元宵节遇到你，我凝想你都得了病，自己想着会死掉，不想能看见你，希望你怜惜一下我。”女子说：“这也是很小的事，你怎么这么珍惜？等你起行时，园里的花，我会叫老仆人来，折一大捆背去送你。”王生说：“妹子傻了啊？”女子说：“怎么就是傻呢？”王生说：“我并不是爱花，而是爱拿着花的人罢了。”女子说：“这么深的感情，爱何用说呢。”王生说：“我所说的爱，不是亲戚般的喜爱，而是夫妻之间的爱啊。”女子说：“这有什么区别吗？”王生说：“晚上一起睡觉罢了。”女子低头沉思很久，说：“我不习惯和生人睡。”话没说完，婢女悄悄来到，王生惶恐就躲开了。

过些时，两人在母亲那里见面。母亲问：“到哪里去了？”女子回答说在园中一起说话。婆子说：“饭熟了很久了，有什么说不完的话，唧唧呱呱这样子。”女子说：“大哥想要和我一起睡觉。”话未说完，王生非常窘迫，急忙用眼睛瞪她，婴宁微微一笑没有再说下去，幸亏老妇人没有听见，还絮絮叨叨地追问着。王生赶忙用其他话掩饰过去。于是小声的责怪女子。女子说：“刚才这话不应该说吗？”王生说：“这是背着别人的话。”婴宁说：“背着别的人，怎么能背着老母亲。况且睡觉的地方也是平常事，有什么要避讳的。”王生气她傻，没有办法可以醒悟她。才吃完饭，家里人牵了两匹驴子来找王生。

之前，母亲等很久了王生都没回家，这才疑惑；在村里搜了好几遍，竟没一点踪迹。于是去询问吴生。吴生回忆之前说的话，于是叫他们在西南方向的山村里面去寻找。经过了好几个村子，才到了这里。王生出门来，正好碰见，就进去告诉婆子，并请求带女子一起回去。婆子欢喜说：“我有这个想法，不是一天了，只是病体不能走远路，能够让你带妹子回去，拜见认识姨妈，也很好。”就叫婴宁。婴宁笑着到了。婆子说：“有什么欢喜的，笑的总不停下？要是不笑，就是完美的人了。”于是生气的看着她。又说：“大哥想要和你一起回去，可以就收拾一下。”又给家人酒菜吃，才送他们出来说：“姨妈家田产充足，可以养闲人。到那里且不要回来，稍微学习一下诗书礼仪，也能好好侍奉公婆。就烦请阿姨，为你选一个好的夫婿。”两人于是出发了。到了山坳里回头一看，还能依稀看见婆子靠着门向北望着。到了家，母亲看到美人，惊讶的问是谁。王生回答说姨妈的女儿。母亲说：“之前吴郎跟你说的，是假的。我没有姐姐，哪里来的外甥女？”就问女子，女子说：“我不是母亲生的。父亲姓秦，去世时，我还在襁褓里，不能记得。”母亲是说：“我一个姐姐嫁给秦家，是真的，只是去世已经很久了，哪里能够还在呢？”于是细细向婴宁询问她的面庞、痣迹，都一一符合。又怀疑说：“是了，只是死了很多年了，怎么还在呢？”正疑惑的时候，吴生来了，女子避开进入房间了。吴生询问知道了原故，惆怅很久。忽然说：“这女子是名叫婴宁吗？”王生说是。吴生大叫怪事。他们问他怎么知道的，吴生说：“秦家姑姑去世后，，姑父一个人住，被狐狸缠上了，病得很重死了。狐狸生了个女儿名叫婴宁，包好放在床上，家里人都见到过。姑父死后，狐狸还不时前来。后来家人求了一道天师的符咒贴在墙壁上，狐狸于是带了女儿走了。不会就是这个吧？”大家互相怀疑议论，只听见房间里吃吃的都是婴宁的笑声。母亲说：“这女子也太憨顽了。”吴生请求当面看看她。母亲进入房间，女子仍然大笑着不理她。母亲催促她让她出来，这才极力的忍住笑，又面对着墙壁，过了好些时，才出来。只行了一下礼，就翩然转身进去了，放声大笑起来。满房中的妇女，都不禁也笑起来。吴生请求去婆子那里看看这件事的奇怪之处，也好为王生做媒。寻找到了村子，房子全都没有了，只有山花零落而已。吴生记忆姑姑埋葬的地方好像不远，只是坟堆重重，一点都分辨不出，吃惊的只得叹着气回来了。母亲怀疑她是鬼。就进去告诉她吴生说的话，女子一点都没害怕的意思。又同情她没有家，她也没有悲伤的意思，只是甜甜的憨笑而已。众人都不知道她的意思，母亲让她和小女儿一起睡下休息，天刚刚亮就来向母亲问安，婴宁做的女红，精巧无比。她只是喜欢笑，向她禁止也不停下，不过笑的时候很美丽，虽然痴狂却不损害她的魅力，人人都很欢喜和她在一起。邻家女子和少妇，都争相迎合她。母亲选择吉日为他们俩完婚，只是总害怕她是鬼物，就悄悄从日头下看她，形状影子一点都没什么奇怪之处。到了这一天，就让她打扮做新娘行礼，女子笑得厉害都不能站好，于是就算了。王生因为她比较痴傻，恐怕她泄漏了房里面隐秘的事情，但女子很是秘密，不肯说一句这个。每每遇到母亲忧愁生气的时候，女子来了一笑就好了。奴婢有点小过错，害怕遭到打骂，就求她到母亲那里同母亲说话，有过的婢女去母亲那里自首总是会得到赦免。而婴宁爱花都成了癖好，问遍了亲戚朋友，悄悄典当了金钗，去购买好的种子，过了几个月，台阶茅厕，无不种满了花。

庭院后有一架木香，本来就靠近西边邻居家里，女子总是攀登上，去摘花来插在头上玩耍。母亲不时遇见，总是呵斥她。女子一直没改。一天，这家的儿子看见了婴宁，失魂落魄的目不转睛的看着她。女子不避开反而笑起。这人认为女子的意思是喜欢他，心里更加摇荡了。女子指着墙底下笑着下来了，这人以为她是指约会的地方，就非常欢喜。到了晚上去，女子果然在那里。就靠过去，只觉私处就像被锥子刺了一样，痛彻心扉，大叫着跌到了。仔细一看不是女子，而是一根枯木放在墙边，他私处所交接的原来是雨水淋出来的洞啊。他父亲听到声响，急忙跑来问他，他呻吟着不说话；妻子来了，才告诉实话。点火照看洞里，看见里面有只大蝎子，就像个小螃蟹的样子。老头破坏木头把它捉住杀了。把儿子背到家里，半夜就死了。这邻居就状告王生，揭发婴宁是妖怪。县令素来仰慕王

生的才华，熟知他是个有好的德行的人，认为这老头诬告，将要打板子责怪他，王生为他乞求赦免，于是县令就放他出来了。母亲对女子说：“像这样子痴傻狂放，早知道太过欢喜了就会埋下忧患。还好县令明察，没有连累家人。假如是糊涂官员，一定会抓妇女到公堂上对质，那我儿子有何颜面见亲戚朋友呢？”女子严肃起来，发誓不再笑。母亲说：“人没有不笑的，但要有时候。”但女子由此竟然不再笑了，即使是故意逗她，最后也没有笑，然而整天也没有忧伤的神情。

一天晚上，她向王生流着眼泪。王生很奇怪。女子哽咽着说：“之前因为跟着你日子还少，说了恐怕你害怕我怪异。现在我看到婆婆和你，都很爱我没有别的心思，直言告诉你或许没有妨碍吧？我本来是狐狸生的。母亲临走时，把我托给了鬼母，我相跟着十多年了，才有今天。我又没有兄弟，能依靠的只有你了。老母在山里很寂寞，没有人怜惜她而把她和姑父合葬，她在九泉之下总是悲伤悔恨。你要是不吝惜麻烦花费，让她消除这个怨恨，也能让养了女儿的人家不忍心溺死女婴了。”王生答应了她，只是担心坟冢迷失在荒草里，女子说不要担心。即日夫妇两就用车子载着棺材去了。女子在荒烟乱草里面，指示了坟墓在的地方，果然发现了婆子的尸体，皮囊还在。女子抚摩着她悲伤的痛哭。抬回来后，找到秦氏的坟墓将他们合葬了。这天晚上王生梦见婆子来道谢，醒后向婴宁说了。女子说：“我晚上见了她，她嘱咐我不要惊吓到了你罢了。”王生恨不得邀请她留下。女子说：“她是鬼。这里活人多，阳气很盛，怎么能久住呢？”王生问小荣，说：“她也是狐狸，很狡黠的。狐狸母亲留下她来照顾我，每每找来食物给我吃，所以我们很感激她总不能忘记；昨天问了母亲，说已经嫁了。”由此每年到了寒食这天，夫妇俩就到秦氏的坟墓，拜祭打扫不缺礼仪。女子过了一年生了一个儿子，在怀抱里，也不怕生人，看见人就笑，也很有母亲的风度等等。

异史氏说：“看她甜甜的憨笑，像是一点都没有心肝的样子。而她在墙下面的恶作剧，试问她的狡黠谁能比得上呢！至于凄然眷恋鬼母，不笑反而哭起来，我婴宁大概是隐迹在笑的人里面的啊。我私下听说山里面有种草，叫做‘笑矣乎’，一闻就会笑得停不下来。房里面种了这样的一种草，那么合欢花、忘忧草，都比的没有颜色了。要是解语花，我正嫌她忸捏做态啊！”

涉务

士君子的处世，贵在能够有益於事物，不能光是高谈阔论，左琴右书，君主给他俸禄官位啊！国家使用人材，大体不外六个方面：一是朝廷的臣子，用他能通晓治理国家的体制纲要，经纶博雅；二是文史的臣子，用他能撰写典章，不忘古先；三是军旅的臣子，用他能决斯有谋，强干习事；四是藩屏的臣於，用他能熟悉风俗，廉洁爱民；五是使命的臣子，用他能随机应变，不辱君命；六是兴造的臣子，用他能考核工程节省费用，多出主意：这都是勤奋学习、认真工作的人所能办到的。只是人的秉性各有短长，怎可以强求这六个方面都做好呢？只要对这些都通晓大意，而做好其中的一个方面，也就无所惭愧了。

我见到世上的文学之士，评议古今，好似指掌一般非常熟悉，等有所试用，多数不能胜任。处在太平之世，不知道有丧乱之祸；身在朝廷之上，不知道有战阵之急；保有俸禄供给，不知道有耕稼之苦；纵肆吏民头上，不知道有劳役之勤：这样就很难适应世变以经办事务了。晋朝南渡，对士族优待宽容，因此江南冠带中有才干的，就擢升到尚书分，仆以下尚 书郎、中书舍人以上，执掌机要。其余只懂得点文义 的多数迂诞浮华，不会处理世务，有了点小过错，又舍不得杖责，因而把他们放在清高的位置上，来给他们护短。至於那些台阁令史、主办监帅、诸王签省，都对工作通晓熟练，能按需要完成任务，纵使流露出小人的情态，还可以鞭打监督，所以多被委任使用，这是在用他们的长处。人往往不能自量，世上都在抱怨梁武帝父子喜欢小人而疏远士大夫，这也就像眼睛不能看到睫毛了。

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，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。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，请访问：<https://d.book118.com/148001071061006043>